



IN MY EYES

你在世界的每一处

陈晨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 在
世 界 的
每 处

陈晨^(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在世界的每一处 / 陈晨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54-7776-7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2789 号

你在世界的 每一处

陈晨 (著)

出品人 | 郭敬明

选题出品 |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 赵萌

助理编辑 | 孙鹤

特约编辑 | 卡卡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设计师 | 付诗意

封面摄影 | 陈晨

媒体运营 | 李楚翘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8.5

版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180 千字

定价 | 32.80 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table
of
contents

i _____ n
my eyes

自序

你在世界的每一处 007

SHORT STAY IN

Taipei 078

Katmandu 094

ShangHai 146

Copenhagen 174

Quebec 202

Kyoto 238

Tokyo 246

010 HangZhou

《眼睛是沉睡的湖》《一个人的沸反盈天》《把夏天系在鞋带上》《当静脉爬满天空》
《火光》《来自孤独星球》《欠一个勇敢》《日光浮游》

088 Hanoi

《河内八月》

104 Beijing

《北方是南方的远方》《朝阳不朝阳》
《我们的终点》《一海千寻》

136 Nanjing

《最好的夏天》

156 ShenZhen

《晚安，请吃早饭》《琥珀之城》

184 HongKong

《和妈妈旅行》

196 LuangPrabang

《夜色下》

212 Toronto

《两座城，两个湖》《零度的春天》

256 Lhasa

《拉萨夜雨下》

276 BeiHai

《海别》《声器》《TO EVE》

你 在
世 界 的
每 处

陈晨 (著)



©ZUI 2015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图书中心

可是在我心里，哪怕隔着千山万水，
青草是你，海风也是你。

table
of
contents

i _____ *n*
my eyes

自序

你在世界的每一处 007

SHORT STAY IN

Taipei 078

Katmandu 094

ShangHai 146

Copenhagen 174

Quebec 202

Kyoto 238

Tokyo 246

010 HangZhou

《眼睛是沉睡的湖》《一个人的沸反盈天》《把夏天系在鞋带上》《当静脉爬满天空》
《火光》《来自孤独星球》《欠一个勇敢》《日光浮游》

088 Hanoi

《河内八月》

104 Beijing

《北方是南方的远方》《朝阳不朝阳》
《我们的终点》《一海千寻》

136 Nanjing

《最好的夏天》

156 ShenZhen

《晚安，请吃早饭》《琥珀之城》

184 HongKong

《和妈妈旅行》

196 LuangPrabang

《夜色下》

212 Toronto

《两座城，两个湖》《零度的春天》

256 Lhasa

《拉萨夜雨下》

276 BeiHai

《海别》《声器》《TO EVE》



在世界每一处的你

自序

若干年前，还记得有一次和 Pano 聊天，他说每次飞法国的时候，都会在飞机上哭一场。我问，为什么哭。他说，不知道，就是会哭一场。我百般不解，心想，怎么会有这么故作矫情的人呢。

后来，我前往加拿大留学，一去就是三年。在今年回多伦多的班机上，漆黑又安静的机舱里，周围的人都在睡觉，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着的。很突然的，觉得眼睛很酸，于是蒙上毯子就哭了出来。

终于明白了，那是一种孤立无援的孤独感。

七岁那年，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带我去北京。坐了一整夜的火车。当时没有动车，也没有高铁，从杭州到南京都要坐上 7 个多小时。兴奋得整整一夜都没合上眼，脑子里满是对首都的美好幻想。

第一次坐飞机，是和父母一起从杭州到昆明旅游，每张机票两千多人民币，在当时已算是非常昂贵。而且还是印刷考究精美的实体票。

十七岁，第一次出国。当时，我独自一人在广西旅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个叫东兴的小镇。那里和越南只有一河之隔，在边境只需要押身份证，连护照都不需要，就可以坐船去河对岸的越南小城一日游。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就走出了

国门。这段经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从你所在的坐标出发，前往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飞行时间都不会超过24个小时。去北京再也不需要整整一夜，从杭州到多伦多，也不过十多个小时的航程，这三年里往返多次，也不觉得漫长或者难熬。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似乎在缩短，世界或许是越走越小的。

从十八岁开始独立生活到现在，居住过很多个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到现在的多伦多。好像在每个城市都待不长，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却从未想过在哪里真正地定居下来。

二十五岁的生日，就在东京平静地度过。至今为止，短暂居留过的城市里。最喜欢的是东京。这个城市那么庞大，却不让人觉得一丝嘈杂，所有东西都是井然有序的。生日那天，东京一整天都是乌云密布，晚上去登了东京塔。电梯刚抵达观景层，窗外雷声大作，终于如释重负地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来。

突然觉得，自己有很多个值得被纪念的时刻，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在加拿大的这三年，除了身边两三个知心好友，我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交。很多人都问起我在加拿大的日子，我的回答总是，没什么特别开心的事，也没啥不开心的事。就像大多数加拿大人的生活一样，你得习惯平淡。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很少的一些业余时间都在写稿。这算是我难得的有可以完全静下心来创作的时间。我也渐渐了解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热爱生活，却不会做饭，对烹饪毫无兴趣和天赋。我喜欢现代感十足的事物和城市，所以，北美比欧洲更适合我。我可能不会成为专职作家，但是我会一直写。真的，会一直写。

出国后，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自我怀疑身上。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想说什么也说出来，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就得趁早，写小说，变得更popular，甚至赚很多钱。而我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没有那么年轻了呀。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得抓紧，得快。

尝试过很多生活方式，之前在上海也做了一年的所谓的职业作家，但真正在写作的天数也真是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不知道在干吗”的状态。那一

年真是浑浑噩噩。留学后，在忙碌的学业里写连载，反而觉得浑身带劲。所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把一年 365 天的时间都交给写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也做不到每天只宅在家里写稿。这样的生活，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

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没办法真正地停下来。或者，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去年圣诞节在魁北克。大概是这二十多年里觉得最冷的两天。手机好几次冻得自动关机。而且，零下 20 摄氏度，还没有到魁北克最冷的时候呢。

一切都不太像在北美的城市，大块的浮冰，如同电影慢镜头一样在老城河上缓缓漂过。法式的餐厅，教堂，酒店。深夜的街道上，一对穿着皮草大衣的老人，低声用法语交谈着，缓慢地经过。所有的一切，都有点像是在欧洲了。

在魁北克的时候，因为寒冷，连喘气都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的，时常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深呼吸声。有些觉得耳熟，仔细回忆，猛然想起了十九岁的自己，窝在东南亚某个小镇的旅店里的房间里，因为太热，也是这样呼吸的。艰难又用力地喘着气。

新书《你在世界的每一处》，记录了我从十九岁到现在所有的光阴，我需要这样一个正式又厚重的纪念。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重回来时的路，却怎么也回不到过去的那个自己。总有些东西，是在一直改变的，这个世界，还有在世界每一处的生生不息的我们。

只是，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这里。十九岁时一个人走在热带小国里的我怎么会想到呢，我现在已经走到了这片冰天雪地里。

而且，依然在前行。

我们，未来见。

IN MY EYES
Hangzhou



杭州





眼睛是沉睡的湖

(1)

这一年我高三。教室被换到了食堂的上面。老师笑着说，这样你们吃饭就方便多了。言下之意是，高三了，你们除了读书就是吃饭。除了教室就是食堂。哪儿都别想去了。

一些女生把长头发给剪了。很多男生也把头剃成了最普通的平头。

教室后面也张贴了倒计时表。每天第一个到教室的同学就会撕去一页。时常看到有同学对着倒计时表唉声叹气。像以前读过的寓言一样。悲观者说“唉，怎么只有××天了啊”。乐观者说“还有××天呢”。

时常看到有女生攥着考卷趴在桌子上偷偷地哭。

也会有男生愤懑地拍着桌子，说着“我他妈的真的受不了了”之类的话。

生活变成了一只钟摆，整日单调地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摆动。

Shirly 坐在我后面。是一个长得很好看、声音很好听的女生。

课间的时候，她常常在我的背上写字让我猜。

她说，我刚才写的是什么呢？